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

史部十三

傳記類一

紀事始者稱傳記始黃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則晏子春秋是即家傳孔子三朝記其記之權輿乎裴松之註三國志劉孝標註世說新語所引至繁蓋魏晉以來作者彌夥諸家著錄體例相同其參錯混淆亦如一軌今略爲區別一曰聖賢如孔孟年譜之類二曰名人如魏鄭

公諫錄之類三曰總錄如列女傳之類四曰雜錄如驂鸞錄之類其杜大圭碑傳琬琰集蘇天爵名臣事畧諸書雖無傳記之名亦各核其實依類編入至安禄山黄巢劉豫諸書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蕕同器則從叛臣諸傳附載史末之例自為一類謂之曰别錄

孔子編年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宋胡舜陟撰考書首有紹興八年舜陟序乃自靜江罷歸之日命其子仔所撰非舜陟自作

也舜陟字汝明績溪人大觀三年進士靖康間官
侍御史南渡初知廬州有禦寇功更歷數鎮最後
爲廣西經略使欲爲秦檜父建祠高登不可因劾
登以媚檜會以他事忤檜意亦逮治死於獄事蹟
具宋史本傳仔字元任後流寓吳興嘗輯詩話行
於世即所謂苕溪漁隱者是也是書輯錄孔子言
行以論語春秋三傳禮記家語史記諸家所載按
歲編排體例亦如年譜其不曰年譜而曰編年尊
聖人也自周秦之間讖緯雜出一切詭異神怪之

說率托諸孔子大抵誕謾不足信仔獨依據經傳考尋事實大旨以論語為主而附以他書其採掇頗為審愼惟諸書紀錄聖言不能盡載其歲月仔旣限以編年不免時有牽合如左氏襄公二十一年鄭人游鄉校傳仲尼聞是語也云云杜預注謂仲尼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知孔子為此言不當在是年也仔乃繫其事於十歲之下殊為疎舛又禮記儒行篇對魯哀公云云則繫之六十八歲哀公問篇大禮何如云云則又繫之七十二歲不知

何所據而云然此類尤失於穿鑿然由宋迄元明集聖蹟者其書日多亦猥雜日甚仔所論次猶為近古故錄冠傳記之首以見濫觴所自焉

東家雜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孔傳撰傳字世文至聖四十七代孫建炎初隨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紹興中官至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封仙源縣開國男是編成於紹興甲辰上卷分九類曰姓譜曰先聖誕辰諱日曰母顏氏曰娶亓官氏曰追封謚號

曰歷代崇封曰嗣襲封爵沿改曰改衍聖公曰鄉官下卷分十二類曰先聖廟曰手植檜曰杏壇曰後殿曰先聖小影曰廟栢曰廟中古碑曰本朝御製碑曰廟外古跡曰齊國公墓曰祖林古跡曰林中古碑其時去古未遠舊跡多存傳又生長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記特爲簡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異一篇末題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謹書末有南渡廟記一篇題寶祐二年二月甲子汝騰謹記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

稱舊有尹梅津跋此本無之而後有淳熙元年葉夢得跋蓋三篇皆重刻所續入也去疾考中歷駁諸家之誤而以爲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於十月二十一日卒於四月十八日其說殊謬殆由是時理宗崇重道學胡安國傳方盛行故去疾據以爲說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壬戌冬日葉九來過芳草堂云有宋槧本東家雜記因假借繕寫此書爲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編首列杏壇圖說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

兹曾將臧文仲誓將之壇也覩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寒暑往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考諸家琴史俱失載附錄於此詳其語意未知果爲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按此歌僞妄不辨而明曾乃語若存疑蓋其平生過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實二卷曾云首列杏壇圖說此本杏壇爲下卷第三篇且有說無圖亦無此歌不知曾所見者又何本也其或誤記歟

右傳記類聖賢之屬二部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以上所錄皆聖蹟也以存目之中有諸賢之叙錄名統於一故總標曰聖賢

晏子春秋八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舊本題齊晏嬰撰晁公武讀書志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謂後人採嬰行事爲之非嬰所撰然則是書所記乃唐人魏徵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特失其編次者之姓名耳題爲嬰者依託也其中如王士禎池北偶談所摘齊

景公圉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戲劇則妄人又有所竄入非原本矣劉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其旨多尚兼愛非厚葬久喪者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薛季宣浪語集又以為孔叢子詰墨諸條今皆見晏子書中則嬰之學實出於墨蓋嬰雖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魯實在惠公之時見呂氏春秋仲春記當染篇故嬰能先宗其說也其書自史記管晏列傳已稱為晏子春秋故劉知幾史通稱晏子虞

郰呂氏壁買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然漢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蓋二名兼行也漢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陳氏晁氏書目乃皆作十二卷蓋篇帙已多有更改矣此爲明李氏綿眇閣刻本內篇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與漢志八篇之數相合若世所傳烏程閔氏刻本以一事而內篇外篇複見所記大同小異者悉移而夾註內篇下殊爲變亂無緒今故仍從此本著錄庶幾猶略近古焉

按晏子一書由後人摭其軼事為之雖無傳記之名實傳記之祖也舊列子部今移入於此

魏鄭公諫錄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王方慶撰方慶名綝以字行其先自丹陽徙咸陽武后時官至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終於太子左庶子封石泉縣公謚曰貞事蹟具新唐書本傳此書前題尚書吏部郎中蓋高宗時所居官本傳不載史文脫畧也傳稱方慶博學練朝章

者書二百餘篇此乃所錄魏徵事蹟唐書藝文志
以爲魏徵諫事司馬光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
事標題互異惟洪邁容齋隨筆作魏鄭公諫錄與
此相合方慶在武后時嘗以言悟主召還廬陵後
建言不斥太子名以示復位之漸皆人所難能葢
亦思以伉直自見者故於徵諫爭之語摭錄最詳
司馬光通鑑所記徵事多以是書爲依据其未經
採錄者亦皆確實可信足與正史相參証元至順
中翟思忠又嘗作續錄二卷世罕流傳明蘇州彭

年採通鑑唐書補爲一卷今思忠所續錄二卷已於永樂大典内裒輯成編年書寥寥數條殊爲贅設今故删年所補不復附綴此書之末焉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舊本題曰李深之文集唐李絳撰深之絳字也隴西人擢進士補渭南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蹟具新唐書本傳今考其書乃唐史官蔣偕編絳奏議之文與論諫之事雖以集名實魏徵諫錄之類也前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稱令中執法夏侯公授

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廷終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國論事集云云其說本明此本標題殆後人傳寫所妄改歟偕序稱七篇今佚其一所存惟爲翰林學士時四十六事爲戶部侍郎時四事爲宰相時十五事共六十五條敘事朴拙頗乏文采謝狀賀表之類雜錄其間多與論諫無關又批答賀屛風一條宣示李栻密疏一條盛夏對宰臣一條皆憲宗之事尤與絳

無涉編次蕪雜亦乖體例然遺聞舊事紀錄頗詳多新舊唐書所未載亦足以備考核王楙野客叢書引其敘鄭絪一條論採擇艮家子一條謂足補唐書之疎葉夢得避暑錄話引其論吐突承璀安南寺碑樓一條訂唐書之誤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證矣陸游集有此書跋稱舊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以序考之偕所序蓋七卷者今一卷之本未見而此爲七卷之殘本乃有偕序豈後人以游跋更正歟

杜工部年譜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趙子櫟撰子櫟字夢授太祖六世孫元祐六年進士紹興中官至寶文閣直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子櫟與魯訔均紹興中人然子櫟撰此譜時似未見訔譜故篇中惟辨呂大防謂甫生於先天元年之誤考宋人所作甫年譜又有蔡興中黃鶴二家皆以甫五十九歲爲大歷庚戌獨子櫟持異議以爲卒於辛亥之冬不知辛亥甫年六十且子櫟以五年庚戌晚秋長河送李十二爲甫絕筆甫生

平著述不輟若以六年冬暴疾卒何至一年之內竟無一詩此又其不確之証也其所援引亦簡略不及魯譜之詳以其舊本而存之以備參考焉爾

杜工部詩年譜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魯訔撰訔字季欽嘉興人官至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周必大平園集有訔墓誌述其官階始末甚詳諸書或云字季卿或云海鹽人或云仕至太府卿皆誤也訔嘗注杜詩今存者惟此譜篇首有訔編次杜工部詩序末有王士禎跋謂甫年譜創始

於呂汲公大防嘗以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卒於大歷五年庚戌蓋承呂譜之舊也考甫生卒之歲諸書往往錯互舊唐書謂甫卒於永泰二年永泰在大歷之前甫詩有大歷三年以下諸作則舊書爲誤王觀國辨之是也然觀國云甫生於先天元年癸丑卒於大歷五年辛亥不知癸丑乃先天之二年即開元元年辛亥乃大歷六年則觀國亦未深考矣元稹作甫墓誌云享年五十九王洙原叔注子美詩序曰大歷五年甫下峽入湖南游

衡山寓居耒陽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大歷五年爲庚戌歲上距先天元年壬子適五十有九年則甫生於壬子無疑訾此譜根據呂譜未嘗誤也姚桐壽樂郊私語云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爲季卿編定一循少陵平生行跡可以見其詩法近時溢陽張氏吳江朱氏所注杜詩其年譜大率仿此而推拓之知窃於趙子櫟譜多矣雖間有附會又烏可以一眚掩乎

紹陶錄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王質撰質有詩總聞已著錄質於淳熙中奉祠
山居以陶潛陶宏景皆棄官遺世其同時唐汝舟
鹿何可繼其風因作此書上卷載栗里華陽二譜
而各摘其遺文遺事爲題別爲詞以咏之下卷紀
唐庶事而附以林居咏物之詩其曰山友詞者皆
咏山鳥曰水友詞者皆咏水鳥曰山友續詞者皆
咏山草曰水友續詞者皆咏水草曰山水友續詞
者則雜咏禽蟲諸物蓋質以耿直忤時阨於權倖
晚歲欲絕人逃世故以鳥獸草木爲友蓋亦發憤

之作舊於雪山集外別行

國朝康熙中商邱宋犖嘗摘錄其山友諸詞分爲五卷改題曰林泉結契亦取其有寄懷塵外之致也今觀錄中諸作雖惟意所云往往不甚入格然人品既高神思自別誦其詞者賞之於酸鹹之外可矣

金陀稡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爲辨其祖岳飛之寃而作珂別業在嘉興金陀坊故

以名書稡編成於嘉定戊寅續編成於紹定戊子
稡編凡高宗宸翰三卷鄂王行實編年錄六卷鄂
王家集十卷籲天辨誣五卷天定錄三卷籲天辨
誣者記秦檜等之鍛鍊誣陷每事引當時記載之
文如熊克中興小紀王明清揮麈錄之類而珂各
繫辨証天定錄者則飛經昭雪之後朝廷復爵褒
封謚議諸事也續編凡宋高宗宸翰摭遺一卷絲
綸傳信錄十一卷天定別錄四卷百氏昭忠錄十
四卷絲綸傳信錄者飛受官制劄及三省文移劄

付天定別錄者岳雲岳雷岳霖岳甫岳琛等辨誣復官告制劄及給還田宅諸制百氏昭忠錄者飛歷陣戰功及歷官政績經編於國史及宋人劉光祖等所作碑刻行實黃元振等所編事蹟以次彙敘者也其宸翰拾遺中舞劍賦乃唐喬潭之作因高宗御書以賜故亦載焉編首自序稱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檢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云云殆開禧敗衄之後端平合擊以前

時局又漸主戰故珂云爾也其書歲久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刻於江浙行省陳基為之序又有戴洙後序稱舊本佚闕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考訂復為成書故書中脫簡闕文時時而有明嘉靖中刻本並仍其舊今無從考補亦姑仍嘉靖舊刻錄之焉

家臺首末五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胡知柔編知柔父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吉水人嘉定丁丑進士官大理評事以論濟王事貶

死象州寶慶元年追贈員外郎咸淳三年追謚剛簡知柔始末未詳考高斯得恥堂存稿有感一首稱近者昌言多出諸賢之後其註中有胡評事夢昱之子不著其名或即知柔歟則亦以忠諫世其家者也知柔於寶祐四年編其奏疏遺文後又益以謚議及諸家贈答題跋之作以成此書而彈文亦具載焉其編次頗無法度如第一卷封事及上史彌遠書之下忽攙以李孝先梁成大糾彈夢昱二疏及徐瑄救夢昱書其下又有夢昱祭弟文一

篇其下又以追復省劄之類共爲一卷第二卷告
詞行述之下忽攙以夢昱所進劄子四篇其下又
贊以趙文等所作夢昱水石圖贊五首共爲一卷
第三卷諸人贈詩十八首之下忽攙入夢昱自詠
步王盧溪韻詩二首再寄二首其下又載他人詩
七首共爲一卷夢昱自詠榕陰圖一首其下又載
他人詩十六首共爲一卷第四卷爲諸家哀詞祭
文題跋而第五卷省劄謚議反居其後末附像贊
六首又與水石圖贊各編而出身印紙題跋亦與

封事題跋各編均龎雜無緒又其書作於宋理宗時安得載及元明人詩文殆必其後人所竄亂非知柔之舊矣徒以夢昱氣節足重故流傳至今而宋史夢昱無傳所載亦不免闕漏今特著之錄以示表章之義焉

魏鄭公諫續錄二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元伊足鼎（原作亦祖丁今改正）魏鄭公諫錄序云唐王綝諫錄五卷至順初下邳翟思忠爲常州知事摭其餘爲續錄二篇其書刻於元統中

明初已罕流傳故彭年蒐采遺文爲續錄一篇以補其闕此本載永樂大典中綴王綝所作諫錄之後篇數與伊足鼎所說合蓋即翟思忠所續本也王氏所輯諫錄僅據其所見聞未能賅備唐書魏徵本傳所云前後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已不盡傳其他片語單詞隨時獻納者更爲史所不盡紀此本雖捃拾衆說與史傳間有異同且有實非諫諍之事而泛濫入之錄中者然大旨明白切要於治道頗爲有補要非他小說雜記比也

據伊足鼎序稱思忠起家爲儒官曾著易傳衍太元蓋亦好學稽古之士然朱彝尊經義考二書悉不著錄蓋不特著作散佚并其名氏翳如矣兹編得復見於世豈非幸乎

思貞錄三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李維樾林增志同編維樾字蔭昌增志字可任俱吉州安福人是編爲其同里卓敬而作卷一爲遺稿凡詩十九首序二首誌錄一首而冠以像贊及遺稿序卷二卷三爲後人記載題詠詩文而附

錄黃養正陳茂烈二傳皆敬鄉人也然養正為敬門人又死於土木之難其附錄爲宜茂烈與敬別無淵源而又以棄官養母終於鄉里其事截然不類附之忠貞錄中名實舛矣敬非惟死節慷慨震耀千古即於乘燕王來朝之時密請乘其不意徙封之於南昌計亦頁善其疏雖無完本然劉球所作傳中尚載其略不錄之於遺稿中亦編次之疎也敬在明初不以詩名而所作落落有氣格如五言之小舟衝浪出幽鳥背人飛七言之白雲忽去

山在戶紅日乍晴八倚欄絕句晚眺云浣花溪上雙楠木老杜草堂生夏寒門外青山三十六讀書終日倚欄杆題山水云長松雨過秋聲滿日日攜琴自往回安得扁舟乘晚興載將山色過江來栽梅云風流東閣題詩客瀟灑西湖處士家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種梅花亦皆有致惜其所傳不多不能自為一集故仍從崔與之集例入之傳記類焉

諸葛忠武書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楊時偉編時偉有春秋編年舉要已著錄初太倉王士騏撰武侯全書十六卷時偉病其蕪累更撰是書存其連吳南征北伐調御法檢遺事六卷而增年譜傳畧紹漢雜述四卷共爲十卷昔陳壽所進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其文久佚惟其目尚見亮傳末今世所傳亮集四卷由後人採摭而成文多依托如梁父吟黃陵廟記之類時偉皆釐正其訛又如小說所載轉生韋皐之類亦援據正史糾其附會較他本特爲詳審其排比事迹具有條理

可以見亮之始末亦較士驥原本特爲精核舊本與陶潛集合刻題曰忠武靖節二編蓋寓意於進則當爲亮退則當爲潛然潛之詩文自爲別集之流亮之事迹自爲傳記之類難以併爲一書故今錄此書於史部而潛集則仍著錄於集部焉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一卷 內廷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乃惠獻貝子富喇塔平定浙東之事康熙十三年耿精忠據福建反

聖祖仁皇帝命富喇塔爲寧海將軍同大將軍康親王傑

書統兵討之是年至台州破賊於黃瑞山又連破
之紫雲山九里寺山十四年敗其衆於黃土嶺賊
將曾養性乘夜遁去遂復黃巖縣進取溫州浙東
底定其事具載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及八旗通志
中是書蓋即台八所編自十三年四月耿逆初叛
至十四年八月賊黨自台州遁還溫州凡所聞見
各舉崖略隨條紀錄所述戰功次第雖不若
國史所載見於奏報者明晰賅備而情事之委折節
目之纖悉士八得諸目擊者縷舉爲詳以與本傳

相牴亦時有足資參核者焉書前原有記略一篇別記貝子温台二郡戰績又撫嵊事實一篇紀嵊縣土寇應賊貝子遣兵討定之事亦俱不言何人所撰又平閩功績聞見錄一篇爲閩人金泳所作乃記貝子自浙進兵平閩之事其文亦頗詳悉謹各仍其舊附錄於末以備互稽惟原本各條下俱綴以七言絶句凡九十六首詞旨淺俚無足採錄今並從刊刪云

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懋竑撰懋竑字予中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

授安慶府教授雍正癸卯

特召入直

內廷改翰林院編修初李方子作朱子年譜三卷其

本不傳明洪武甲戌朱子裔孫境别刊一本汪仲

魯爲之序已非方子之舊正德丙寅婺源戴銑又

刊朱子實紀十二卷惟主於鋪張褒贈以誇講學

之榮殊不足道至嘉靖壬子建陽李默重編年譜

五卷自序謂猥冗虛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

舊本存者十七然黙之學源出姚江陰主朱陸始異終同之説多所竄亂彌失其眞
國朝康熙庚辰有婺源洪氏續本又有建寧朱氏新本及武進鄒氏正譌本或詳或略均未爲精確懋竑於朱子遺書研思最久因取李本洪本互相參考根據語録文集訂補舛漏勒爲四卷又備列其去取之故仿朱子校正韓集之例爲考異四卷併採掇論學要語爲附録二卷綴之於末其大旨在辨别爲學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論之説故於學

問特詳於政事頗畧如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
仲友事後人頗有異論乃置之不言又如編類小
學旣據文集定爲劉子澄而編類綱目乃不著出
趙師淵楚詞集註本爲趙汝愚放逐而作乃不著
其名至於生平著述皆一一縷述年月獨於陰符
經考異參同契考異兩書不載其名亦似有意諱
之然於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考異審同之辨
原原本本條理分明無程曈陳建之浮囂而金谿
紫陽之門徑開卷瞭然是於年譜體例雖未盡合

以作朱子之學譜則勝諸家所輯多矣

右傳記類名人之屬十三部一百一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此門所錄大抵名世之英與文章道德之士也不曰名臣而曰名人者其中或苦節卓行而山林終老或風流文采而功業無聞槩曰名臣殊乖其實統以有聞於後之稱庶爲兼括之通詞爾

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內府藏本）

漢劉向撰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之後以父任爲輦郎歷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向所序六十七篇註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載列女傳十五卷註曰劉向撰曹大家注其書屢經傳寫至宋代已非復古本故曾鞏序錄稱曹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本書然也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

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是唐校錄時已有二本也叉王回序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愼節義辨通孽嬖等目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然世所行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倂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

陳嬰母爲斷也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復爲他手所亂故併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餘十二傳其文亦奧雅可喜故又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又稱直秘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傳於江南八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是回所見一本所聞一本所刪定又一本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此本始於有虞二妃至趙悼后號古列女傳周郊婦人至東漢梁嫕等以

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而傳各有圖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蘇子容嘗見江南人家舊本其畫為古佩服各題其頌像側者與此恰相符合定為古本無疑云云此本即曾家舊物題識印記並存驗其板式紙色確為宋槧誠希覯之珍笈惟蘇頌等所見江南本在王回刪定以前而此本八篇之數與回本合古列女傳續列女傳之目亦與回本合即嘉祐八年

回所重編之本曾遽以爲江南舊本則稍失之耳其頌本向所作曾鞏及回所言不誤而晁公武讀書志乃執隋志之文詆其誤信顔籀之註不知漢志舊註凡稱師古曰者乃籀註其不題姓氏者皆班固之自註以頌圖屬向乃固說非籀說也考顔氏家訓稱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訛傳頌爲歆作始於六朝修隋志時去之推僅四五十年襲其誤耳豈可遽以駁漢書乎續傳一卷曾鞏以爲班昭作其說無證特以意爲之晁公武竟

以爲項原作則舛謬彌甚隋志載項原列女後傳十卷非一卷也必牽引旁文曲相附會則隋志又有趙母註列女傳七卷高氏列女傳八卷皇甫謐列女傳六卷綦毋邃列女傳七卷又有曹植列女傳頌一卷繆襲列女讚一卷將續傳亦可牽爲趙母等頌亦可牽爲曹植等矣又豈止劉歆班昭項原乎今前七卷及頌題向名續傳一卷則不署撰人庶幾核其實而闕所疑焉

高士傳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晉皇甫謐撰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嘗舉孝廉不行事迹具晉書本傳案南宋李石續博物志曰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皇甫謐傳高士亦七十二人知謐書本數僅七十二人此本所載乃多至九十六人然太平御覽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全收此書凡七十一人其七十人與此本相同又東郭先生一人此本無而御覽有合之得七十一人與李石所言之數僅佚其一耳蓋御覽久無善本傳刻偶脫也此外子

州支父石戸之農小臣稷商容榮啟期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漢陰丈人顏斶十八皆御覽所引嵇康高士傳之文閔貢王霸嚴光梁鴻臺佟韓康矯慎法真漢濱老父龐公十八則御覽所引後漢書之文惟披衣老朋庚桑楚林類老商氏莊周六人為御覽此部所未載當由後人雜取御覽又稍摭他書附益之耳考讀書志亦作九十六人而書錄解題稱今自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是宋時已有二本竄亂非其舊矣流傳既久未敢輕為删削然

其非七十二人之舊則不可以不知也

卓異記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唐李翺撰唐書藝文志則作陳翺註曰憲穆時人案李翺爲貞元會昌間人陳翺爲憲穆間人何以紀及昭宗其非李翺亦非陳翺甚明宋史藝文志作陳翰而註曰一作翺亦不言爲何許人其序稱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乃文宗之末年其次年辛酉乃爲武宗會昌元年何以書中兩稱武宗則非惟名姓舛訛併此序年月亦後人妄加而

書則未及竄改耳其書皆紀唐代朝廷盛事故曰卓異然中宗昭宗皆已廢而復辟一幽囚於悍母一廹脅於亂臣皆國家不幸之事稱爲卓異可謂無識之尤矣又讀書志稱所載凡二十七事今撿其標目僅有二十六條或佚其一或中宗昭宗誤合兩事爲一事均未可知也

春秋列國諸臣傳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王當撰當字子思眉山人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策入四等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

舉爲學官不就及京爲相遂不仕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嘆曰士之居世苟不見用必見其言遂著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則此書其未仕時作也所傳凡一百九十一人各以贊附於後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議論純正文詞簡古於經義多所發明今核其書如謂魯哀公如討陳恒卽諸侯可得之類持論不免膠駁殊非聖人之本意史稱當博覽古人惟取王佐大略蓋其學頗講作用故其說云然然其編次時世前後

證引國語史記等書補左傳闕略該備無遺於經傳則實有補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五十一卷本傳則作五十卷均與此本不合殆三五字形相近傳寫悞歟玉海又載當同時有長樂鄭昻字尚明者亦作春秋臣傳三十卷以人類事凡二百十五人附名者又三十九人宋志亦著於錄與此書同名但無列國字後人傳錄此書或省文亦題春秋臣傳溷昻書矣今仍以舊名標題俾有别焉

廉吏傳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費樞撰樞字伯樞成都人自序題宣和乙巳葢
作於宋徽宗末年前有辛次膺序稱其以藝學中
高第其仕履始末則無考也是書書錄解題作十
卷此本秪分上下二卷與舊目不符然斷自列國
訖於隋唐凡百十有四人與陳振孫所記人數相
合則卷數有所合併文字無所刪薙也大旨以風
厲廉隅爲主故但能謹飭簠簋卽略其他事節錄
一長每傳各系以論斷如華歆褚淵之屬皆極爲
揚推褒貶或偶失謹嚴如史稱葢寬饒深刻喜陷

害入樞既病其清太介不能容物庫狄士文史稱其深文陷害樞又惜其公正受禍持論亦自相矛盾然如載公孫宏並著其忌賢之謀載牛僧孺亦書其朋黨之罪綜核大致其議論去取猶可謂不誣不隱者矣

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考劉一清錢塘遺事宋時廷試放榜唱名後謁先聖先師赴聞喜宴列敘名氏鄉貫三代之類具書之謂之同年小錄是科

爲紹興戊辰南渡後第七科也所取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原本佚缺錄內僅存一人首載前一年御筆手詔次載策問及執事官姓名又次載進士榜名末乃載諸進士字號鄉貫三代後又附錄記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而狀元王佐等三人對策之語亦載其略皆附會和議甚力不知何人所記疑宋元間相續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宋代同年小錄今率不傳惟寶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三

人爲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長留足以指拄綱常振興風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講學之家亦自相傳録得以至今明宏治中會稽王鑑之重刊於紫陽書院改名曰朱子同年録夫進士題名統以狀頭曰某人榜進士國制也標以年號曰某年登科小録亦國制也故以朱子傳是書可也以朱子冠是書而黜特選之大魁進綴名之末甲則不可以朱子重是書可也以朱子名是書而削帝王之年號題儒者之尊稱則尤不可鑑之

所稱葢徒知標榜門戶而未思其有害於名教今

仍以原名著錄存其真焉

伊雒淵源錄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朱子撰書成於乾道癸巳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邢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其後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爲之葢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厥後聲氣攀援轉相依附其君子各執意見

或釀爲水火之爭其小人假借因縁或無所不至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曰程源爲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以下動入當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是直以伊洛爲市矣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所記末派諸人之變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書之意則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後人未嘗逆料及是儒以詩禮發冢非詩禮之罪也或因是併議

此書是又以噎而廢食矣

名臣言行錄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八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前集後集並朱子撰續集別集外集李幼武所補編幼武字士英廬陵人據其續集序文蓋理宗時所作其始末則未詳觀其外集所錄皆道學宗派則亦講學家矣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此書七十二卷今合五集計之實七十五卷殆傳刻者誤以五爲二歟朱子自序謂讀近代文集及紀傳之書多

有裨於世敎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書乃編中所錄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呂惠卿之姦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莫詳其旨明楊以任序謂是書各臚其實亦春秋勸懲之旨非必專以取法又解名臣之義以為名以藏偽有敗有不敗者其置詞頗巧然劉安世氣節凜然爭光日月盡言集元城語錄今日尚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則終非後人所能牏考呂祖謙東萊集有與汪尚書書曰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案祖謙所見乃前集

故但稱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

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晦庵集中亦有

與祖謙書曰名臣言行錄一書亦當時草草為之

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

看得為訂正示及為幸云云則是書瑕瑜互見朱

子原自不諱講學家堅持門戶一字一句尊若春

秋恐轉非朱子之意矣又葉盛水東日記曰今印

行朱名臣言行錄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外集有景

定辛酉浚儀趙崇硂引云其外孫李幼武所輯且

云朱子所編止八朝之前士英所編則南渡中興之後四朝諸名臣也今觀後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呂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缺殘脫板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爲後人所增損必多益朱子纂輯本意非爲廣聞見期有補於世教而深以虛浮怪誕之說爲非今其間呂夷簡非正人而記翦髭賜藥之詳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懷金之恥蘇子瞻蘇木私鹽等事亦無甚關繫若此者蓋不一也李居安所謂翦截纂要豈是

之謂歟嘗見韋副使繪有此書巾箱小本又聞叔簡尚寶家有宋末廬陵鍾堯俞所編言行類編舉要十六卷前後集尚俟借觀以祛所惑云云則盛於此書亦頗有所疑顧就其所錄觀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於斯旁資檢閱固亦無所不可矣幼武所補太抵亦步亦趨無甚出入其所去取不足以爲重輕以原本附驥而行今亦姑並存之備考核焉

名臣碑傳琬琰集一百七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宋杜大珪編大珪眉州人其仕履不可考自署稱進士而序作於紹熙甲寅則光宗時人矣墓碑最盛於東漢別傳則盛於漢魏之間張晏註史記據墓碑知伏生名勝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昭靈夫人姓温裴松之註三國志亦多引別傳其遺文佚事往往補正史所不及故講史學者恒資考證焉由唐及宋撰述彌繁雖其間韓愈載筆不乏諛言李翺摛詞亦多誣說而其議論之同異遷轉之次序拜罷之歲月則較史家爲

眞故李燾作續通鑑長編李心傳作繫年要錄往往採用葢以此也顧石本不盡拓摹文集又皆散見互考爲難大珪乃蒐合諸篇共爲三集上集凡二十七卷中集凡五十五卷下集凡二十五卷起自建隆乾德訖於建炎紹興大約隨得隨編不甚拘時代體製要其梗槩則上集神道碑中集誌銘行狀下集別傳爲多多採諸家別集而亦閒及於實錄國史一代鉅公之始末亦約略具是矣中如丁謂王欽若呂惠卿章惇曾布之類皆當時所謂

姦邪而並得預於名臣其去取殊爲未當然朱子名臣言行錄趙汝愚名臣奏議亦濫及於丁謂王安石呂惠卿諸人蓋時代既近恩怨猶存其所甄別自不及後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賢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獨爲大珪責矣

錢塘先賢傳贊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袁韶撰韶字彥純慶元人淳熙十三年進士授吳江丞歷參知政事贈太師越國公事蹟具宋史本傳韶嘗知臨安府請於朝建許由以下三十九

人之祠而各為之傳贊事在寶慶丙戌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毀至正二年有呂淵者復其祠重鋟傳贊後二年丙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班惟志敘而行之是編猶元時舊刻所紀錄者雖止及一鄉之耆舊其中郎簡謝絳等十餘人又俱見於正史然是書爲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實多所綜覈如東都事略謝絳傳稱陽夏人是書稱富陽人考宋史本傳謂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爲杭州鹽官令葬富陽遂爲富陽人則是書較爲得實

又東都事略絳本傳不載絳判吏部流內銓及太常禮院亦不載覈吏部官職田及使契丹事此書詳之又是書錢彥遠傳贊載楊懷敏妄言契丹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許懷德高年求謝事彥遠上疏極論之又言楊景宗郭承祐小人宜廢不用而東都事略彥遠本傳不載又錢藻傳贊載藻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神宗知其貧特賻錢五十萬贈大中大夫而東都事略藻本傳不載又錢

緦傳贊載王安石許用以御史緦辭謝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又載奉使高麗却島王金銀器事而東都事略緦本傳不載沈遘傳贊載知開封府後遷右諫議大夫丁母憂上賜黃金百兩居喪日一食旣葬廬墓側以卒而東都事略遘本傳不載凡此多得之故老流傳頗爲詳贍修正史者因採以入傳故與宋史頗相脗合傳贊亦古雅可誦固非後來地志家夸飾附會之比也

慶元黨禁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亦不著録惟見永樂大典中題曰滄州樵叟撰慶元黨禁題曰滄州樵叟撰慶元黨禁與紹興正論均出一人之手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宋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年矣宋代忠邪雜進黨禍相仍國論喧呶已一見於元祐之籍迨南渡後和議已成外憂暫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處堂諸儒不鑒前車又尋覆轍求名既急持論彌高聲氣交通賢姦混糅浮薄詭激之徒相

牽攀援釀成門戶遂使小人乘其瑕隙又興黨獄以中之蘭艾同焚國勢剝至於不振春秋責備賢者不能以敗亡之罪獨諉諸韓侂胄也且光寧授受之際趙汝愚等謀及宵人復處之不得其道致激成禍變於謀國尤疎恭讀

御題詩章於揖盜開門再三致意垂訓深切實為千古定評講學之家不能復以浮詞他說解矣書中所錄偽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其去取之故亦頗難解葢萬里之薦朱

子實出至公與依草附木攀援門戶者迥異故講學之家終不引之爲氣類觀所作誠齋易傳陳櫟胡一桂皆曲相排抑不使入道學之派如此書之削除萬里意亦如斯未可遽執爲定論也至如薛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姦皇甫斌猥瑣梯榮債軍辱國伲冑既敗之後又復列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陰陽反覆不可端倪而其姓名亦並見此書中豈非趨附者繁梟鸞並集之一證哉總之儒者明體達用當務潛修致遠通方當求

實濟徒博衛道之名聚徒講學未有不水火交爭流毒及於宗社者東漢不鑒戰國之橫議南北部分而東漢亡北宋不鑒東漢之黨錮洛蜀黨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鑒元祐之敗道學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鑒慶元之失東林勢衆而明又亡皆務彼虛名受其實禍決裂潰覆之後執門戶之見者猶從而巧爲之詞非公論也張端義貴耳集曰朝廷大患最怕攻黨伊川見道之明不能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僞學深思由來皆非國家之福斯

言諒矣謹恭錄

御題冠此書之端用昭萬年之炯戒併詳著古來黨禍之由俾來者無惑焉

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文天祥榜進士題名也首列御試策題一道及詳定編排等官姓名其覆考檢點試卷官為王應麟故宋史文天祥傳載考官王應麟奏其卷稱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為國家得人賀也其一甲第九人為王應鳳即應麟之弟葢當時法制猶

踈未有引嫌迴避之制耳天祥本列第五理宗親擢第一第二甲第一人爲謝枋得第二十七人爲陸秀夫與天祥並以孤忠勁節撑拄綱常數百年後睹其姓名尚凜然生敬則此錄流傳不朽若有神物呵護者豈偶然哉五甲第一百八十九人朱㴻以下原本脫去二十四人今檢錄中四甲二百二十七人趙與浦下注兄與鎮同榜而錄無其名又括蒼彙記有趙時陳塈衡州府志有羅雷春萬姓統譜有趙艮金並稱寶祐四年進士而此錄亦

無之則皆在所闕內矣後有天祥對策一道理宗
御製賜進士詩及天祥恭謝詩各一首天祥是年
登第後即丁父憂歸至己未始授簽書寧海節度
判官廳公事故謝表中有自叨異數亦既三年之
語此錄併載其表文乃後人所增附者也

京口耆舊傳九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焦竑國史
經籍志皆載其名亦不云誰作考書中蘇庠傳末
云予家世丹陽先人知其狀爲詳又從其孫嘉諧借

家傳則作者當爲丹陽人庠卒於紹興十七年而作者得交其孫則當爲南宋末年人也其書採京口名賢事迹各爲之傳始於宋初訖於端平嘉熙間其中忠烈如陳東經濟如張慤張縝湯東野劉公彥風節如王存王遂蔣猷劉宰文學如沈括洪興祖書畫如米芾父子雖皆著在史傳而軼文逸事則較史爲詳至湯東野傳稱明受赦書至東野謀於張浚欲匿赦不宣而宋史浚本傳稱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其說互異証以劉宰漫塘集湯

侍郎勤王錄跋乃與此書所載合則足以訂宋史記錄之悞漫塘集稱陳東於欽宗時凡六上書高宗時凡四上書宋史東本傳第云於欽宗時五上書高宗時三上書證以此書乃知宋史有據漫塘集爲傳聞之訛王鞏甲申雜記謂陳亢以熙寧八年生鄜與度證以此書鄜中熙寧九年進士則距生歲止一年度中元豐三年進士則距生歲止四年尤足以糾小說附會之謬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是書體例全倣正史每爲一傳首尾該貫生卒

必詳與諸家雜說隨筆記載不備端末者不同故
事實多可依據於史學深爲有裨文淵閣書目載
是書不列卷數經籍志則作四卷今據永樂大典
所載裒合成編釐爲九卷考宋史地理志京口凡
丹徒丹陽延陵金壇四縣神宗熙寧五年改延陵
爲鎭併入丹陽則所存者僅三縣而此書與致堯
傳其人在宣和之季乃仍稱曰延陵人葢沿襲舊
名偶然失改猶漢高帝十一年已改眞定爲東垣
而南越王傳猶稱尉佗爲眞定人史氏駁文不足

爲據今仍以三縣分隸庶從其實至於諸書所載互有同異則併附載各條之下以資考證焉

昭忠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南宋末忠節事蹟故以昭忠名篇自紹定辛卯元兵克馬嶺堡總管田璲等死節迄於國亡殉義之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等凡一百三十人詳其詞義蓋宋遺民之所作也每條先列姓名官爵於前而紀其死難事實於後其文間有詳略而大都確實可據以宋史忠義傳互

相校核其爲史所失載者甚多即史傳所有亦往往與此書參錯不合如紹定辛卯酉和州殉難之陳寅宋史亦有傳而其同死之守將楊銳則史竟失載其戰没事且訛其姓爲王銳又宋史林空齋傳以空齋爲林同之子考此書方知即同之號史又誤以劉仝子爲劉同祖併失載其被執自縊及其妻殉節等事凡此皆當以是書爲得實又張世傑在崖山及謝枋得被徵事所載亦比諸書爲詳考袁桷清容居士集蘇天爵滋溪文集均有修元

史時採訪遺書之目不載此名孔齊至正直記所列修史應採諸書亦無此名知元時但民間傳錄未嘗上送史館故至正間纂修諸臣無由見也此本乃舊傳抄帙文字亦間有訛脫而大略尚可考見謹著之於錄庶一代忠臣義士未發之幽光復得以彰顯於世且俾讀宋史者亦可藉以考正其踈略焉

史部十四

傳記類二

敬鄉錄十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吳師道撰師道有戰國策校註已著錄是編以宋婺守洪遵東陽志所記人物尚有遺漏因蒐錄舊聞以補其闕始自梁朝迄於宋末每人先次其行畧而附錄其所著詩文亦有止著其目者或已散佚或從删汰也明正德間金華守趙鶴有金華

文統十三卷益以是錄爲藍本然鶴所編次往往重複舛漏如此錄載潘良貴嬌齋記靜勝齋記答雷公達書君子有三戒說四篇而文統止載嬌齋記及雷公達書二篇删汰漫無義例殊不及師道本書又如宋方符所編宗忠簡遺集師道謂不及見故集中封事諸篇此錄不載然此錄有贈鷄山陳七四秀才五言一首方符所編輯未之及則零篇散什藉以存者不少矣至所編輯宋人小傳猶在宋史未成以前故記載多有異同若謂梅執禮

密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入金營刼二帝歸范瓊以為無益獨吳革與趙子方結軍民得衆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洩謀於金師宋史及東都事畧本傳俱不載僅畧見三朝北盟會編中惟此書言之頗悉又若宋史載嘉定十四年三月丁亥金師破黃州知州事何大節乘城遁死己亥金師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死之是錄載李誠之死事與宋史合而於何大節之遁則引劉克莊答傅諫議伯成書辨大節初蘐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

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金師擁入大節死於赤壁磯下則大節實未嘗遁此事與史頗異亦可以資考證元好問中州集以詩存史爲世所重師道此書殆與相埒以其因人物以存文章非因文章以存人物與好問體例畧殊故隸之於傳記類焉

唐才子傳八卷永樂大典本

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域人其始末不見於史傳惟陸友仁研北雜志稱其能詩與王執謙齊

名蘇天爵元文類中載其蘇小小歌一篇耳是書原本凡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類亦皆載入其見於新舊唐書者僅百八餘皆從傳記說部各書采葺其體例因詩繫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詩名者不錄卽所載之人亦多詳其逸事及著作之傳否而於功業行誼則祗撮其梗概蓋以論文爲主不以記事爲主也大抵於初盛稍畧中晚以後漸詳至李建勳孫魴沈彬江爲廖圖熊皦孟賓于孟貫陳摶之倫均有專傳則下包

五代矣考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於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適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裒輯編次共得二百三十四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七十八人謹依次訂正釐為八卷按楊士奇跋稱是書凡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又稱禨以臆說不盡可據今考編中如許渾傳稱其夢遊崑崙李羣玉傳稱其夢見神女禨采孟棨本事詩范攄雲溪

友議荒唐之說無當史裁又如儲光羲汚祿山僞命而稱其養浩然之氣尤乖大義他如謂駱賓王與宋之問唱和靈隱寺中謂中興閒氣集爲高適所選謂李商隱曾爲廣州都督謂唐人效杜甫者惟唐彥謙一人乖舛不一而足葢文房抄撮繁富或未暇檢詳故謬誤牴牾往往襍見然較計有功唐詩紀事敘述差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傳後閒綴以論多掎摭詩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藝林於學詩者考訂之功固不爲無補焉

元朝名臣事畧十五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國子學生試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蘇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參知政事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始穆呼哩 原作木華黎今改正 終劉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據諸家文集所載墓碑墓誌行狀家傳爲多其𥙷書可徵信者亦採掇焉一一註其所出以示有徵蓋仿朱子名臣言行錄例而始末較詳又兼仿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例但有所棄取不盡錄全篇耳

後蘇霖作有官龜鑑於當代事跡皆採是書元史列傳亦皆與是書相出入足知其不失爲信史矣

浦陽人物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洪武聖政記已著錄是書凡五目曰忠義曰孝友曰政事曰文學曰貞節所紀共二十有九人而以進士題名一篇附於後歐陽元序稱其至公甚當不以私意爲予奪葢濂本以文章名世故所作皆具有史法其書本成於元時後人編輯濂集者止採錄其論贊而全書則仍别行此

本爲明宏治中歷陽王珍所重刻卷末有溓自跋稱始立稾而廉侯景淵遽取刊布紙牾者多今補定五十餘處視舊行爲小勝末題至正十三年此跋溓集亦未收葢溓元時所作集多失載今所傳未刻稿皆至正時之遺文可以互證也

古今列女傳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解縉等奉勅撰先是洪武中孝慈高皇后每聽女史讀書至列女傳謂宜加討論因請於太祖命儒臣考訂未就永樂元年成祖旣追上高皇后尊

諡冊寶仁孝皇后因復以此書爲言遂命縉及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王洪蔣驥沈度等同加編輯書成上進帝自製序文刊印頒行上卷皆歷代后妃中卷諸侯大夫妻下卷士庶人妻時仁孝皇后作貞烈事實以闡幽微顯頗留意風教故諸臣編輯是書稍爲經意不似五經四書大全之潦草所錄事蹟起自有虞迄於元明漢以前多本之劉向書後代則畧取各史列女傳而以明初人附益之去取頗見審慎蓋在明代官書之中

猶爲舊本此爲秀水項元汴家所藏乃明內府初刊之板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此書成於永樂元年十二月今考成祖御製序實題九月朔旦知虞稷未見原書僅據傳聞著錄矣

殿閣詞林記二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廖道南撰道南有楚紀已著錄道南自正德辛巳改庶吉士由編修歷官侍講學士在禁垣最久嫻習掌故因集詞林殿閣宮坊臺省諸臣舊事分類記載以成是編其例凡仕至華蓋武英諸殿者

曰殿學文淵東閣者曰閣學兼六館者曰館學膺詹事者曰官學屬春坊者曰坊學屬宏文者亦曰館學典成均者曰廱學陞本院者曰卿學有節義者曰贈學擅書翰者曰藝學終始本院者曰院學大概仿列傳之例悉載其官階恩遇而事實亦附見焉自卷九以下標題皆作國子監祭酒黃佐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葢道南採掇黃佐翰林記之文不沒所自猶有前輩篤實之遺今亦仍從舊本並存其名焉

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編乃紀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閣臣事蹟案明自太祖罷設丞相分其事權於六部至成祖始命儒臣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但稱閣臣而不以相名其後閣倖干政閣臣多碌碌充位至嘉靖間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凡一時政治得失皆視其人為輕重故世貞作此書斷自嘉靖為始以明積漸所由來前有總序稱閣臣沿革始末已具年表

者即指弇山堂別集中之百官表也其所載始楊廷和訖申時行皆以首輔爲主而間以他人事蹟附之於當時國事是非及賢姦進退之故序次詳悉頗得史法惟世貞與王錫爵同鄉錫爵家嘗妄言其女得道仙去世貞據爲作傳當時劾錫爵者或并劾世貞及世貞作此書時仍載入曇陽子事以申已說不免文過遂非其餘所紀則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不以一節之謬棄其全書也

明名臣琬琰錄二十四卷續錄二十二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徐紘編紘字朝文武進人宏治庚戌進士以刑部郎中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嶺東終雲南按察使副使是書仿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而作所輯自洪武迄宏治九朝諸臣事蹟前錄所載一百十有七人續錄所載九十五人凡碑銘誌傳以及地志言行錄之類悉具焉其中如李景隆之喪師誤國不得謂之名臣惠安伯張昇在戚里中雖有賢聲而始終未嘗任事亦難與勳臣並列又如陳泰墓誌中稱寇深忌其才名嗾人誣劾而

李賢所作深墓志亦在錄中乃極稱其持法嚴明雖自附識語調停究不免彼此矛盾然明自成宏以前風會淳厚士大夫之秉筆者類多質直不支無緣飾夸大之詞尙屬可以取信且其中如郁新吳壽昌等凡數十人皆史傳所不詳考獻徵文亦足以資證據固非小說家言掇拾傳聞搆虛無據者比也

今獻備遺四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項篤壽撰篤壽有小司馬奏草已著錄是編採

明代名臣事蹟編爲列傳起洪武訖宏治計二百四人葢本袁袠所著而稍增損之明史藝文志亦載其目其曰備遺者自序謂姑備遺忘葢謙不以作史自任耳明人學無根柢而最好著書尤好作私史其以累朝人物彙輯成編者如雷禮之列卿記楊豫孫之名臣琬琰錄焦竑之國史獻徵錄卷帙最爲浩博而冗雜汜濫不免多所牴牾惟篤壽此書頗簡明有法其中所載如劉基飲西湖上見西北雲氣謂是天子氣在金陵我當輔之此術家

附會悠謬之談鶴壽乃著之甚傳中殊失別擇又如徐有貞之悍鷙李東陽之模稜張孚敬之偏愎皆未可稱一代完人而鶴壽推尊過甚其進退亦爲寡識然敘述詳贍凡年月先後事跡異同皆可爲博考參稽之助於史學亦未嘗無裨焉

百越先賢志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區大任撰大任字楨伯廣東順德人嘉靖壬戌以歲貢除江都訓導遷光州學正又遷國子監博士官至南京戶部郎中明史文苑傳附見黃佐傳

中蓋大任佐之門人也南方之國越爲大自勾踐六世孫無彊爲楚所敗諸子散處海上其著者東越無諸都東冶至漳泉故閩越也東海王搖都於永嘉故甌越也自湘灕而南故西越也牂牁西下邕雍綏建故駱越也統而名之謂之百越大任家於南越因蒐輯百越先賢斷自東漢得一百二十八人各爲之傳所收兼及會稽以勾踐舊疆自南越北盡會稽故也惟秦會稽郡跨有吳地者不載以非越之舊也書中所載如趙煜以著述見收而作

越紐錄之袁康吳平事出王充論衡乃不見載方
技收徐登趙炳董奉介象而作參同契之魏伯陽
亦上虞人名見葛洪神仙傳復不見載盖大任多
憑史傳而不甚採錄襍書其間有遺漏在此其體
例謹嚴勝于地志之冗蔓亦即在此至於引用史
文刊除不盡如梅福傳稱語見成紀此自漢書之
文此書無成帝本紀何得有此語亦未免失之因
仍而每傳之末必註所據某書又據某書參修一
句一字必有所本尤勝於他家之杜撰均未可以

一嘗議之黃佐修廣東新志漢以前之人物小傳皆採是書蓋亦深知纂述之不苟矣萬歷壬辰其鄉人游朴嘗爲鋟板歲久散佚僅存抄帙第二卷中養奮傳傅嘉地傳鄧盛傳綦毋俊傳李進傳皆殘缺陳某一傳殘缺尤甚僅存姓而佚其名今亦各仍原本從闕疑之義焉

元儒考畧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馮從吾撰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歷己丑進士改庶吉士又改御史以上疏言事廷杖歷遷左副

都御史以爭紅丸梃擊事乞歸起工部尚書以疾辭後竟削奪及奄黨敗詔復官謚恭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集元代諸儒事實各為小傳大抵以元史儒學傳為主而旁採志乘附益之中有大書特傳者亦有細書附傳者皆據其學術之高下以為進退體例頗為叢碎又名姓往往乖舛如歐陽元別號圭齋今乃竟題作歐陽圭既以號作名又刪去一字校讐亦未免太疏然宋儒好附門牆於淵源最悉明儒喜爭同異於宗派尤詳語錄學

案動輒災梨不啻汗牛充棟惟元儒篤實不甚近名故講學之書傳世者絶少亦無滙合諸家勒爲一帙以著相傳之系者從吾掇拾殘剩裒輯此編以畧見一代儒林之梗概存之亦足資考證物有以少見珍者此之謂歟

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

勅撰初乾隆二十九年

命宗人府內閣考核宗室王公功績輯爲表一卷詳列

封爵世系傳五卷第一卷第二卷爲親王第三卷爲郡王第四卷爲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第五卷爲王貝勒獲罪褫爵而舊有勳勞者通三十一人又附傳二十一人於乾隆三十年六月告成嗣以所述簡親王喇布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勒洞鄂事迹皆不詳悉又順承郡王傳中生有神力之語亦涉不經乃

詔

國史館恭檢

實錄紅本重爲改撰前表後傳體例如舊立傳人數亦如
舊而事必具其始末語必求其徵信則視舊詳且
核焉考古者同姓分封惟周爲盛然文昭武穆惟
晉公伯禽有淮徐之功耳諸史列傳載從龍戰伐
雖不乏懿親亦從無多至四五十人並奮起鷹揚
銘勲竹帛共襄萬世之
鴻基者蓋我
國家
世德作求克承

天眷貞元會合光嶽氣鍾太元渾灝之精既挺生乎
列聖扶輿淸淑之氣遂並萃於宗盟記所謂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乘時佐命非偶然也至我
皇上篤念周親不忘舊績俾效命風雲之會者得以表
章併使席棠珪組之班者知所觀感用以本支百
世帶礪萬年所爲
垂訓而示勸者
聖意尤深遠矣參稽詳慎必再易稿而始成書者豈徒
然哉

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

勅撰體例與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同考今蒙古諸部其人率元之部族其地則遼之故疆自遼初上溯於漢初攻伐之事未嘗絕自元末下訖於明末攻伐之事亦未嘗絕固由風氣剛勁習於戰鬭恒不肯服屬於人亦由威德不足以攝之故不爲用而反爲患也我

國家龍興東土七德昭宣叛盟者芟鋤歸命者綏輯

自察哈爾林丹汗特其頑梗卒就滅亡外天命四年科爾沁首先內附郭爾多斯杜爾伯忒札賴特隨之天聰元年敖漢柰曼來歸二年巴林札魯特來歸三年土默特來歸六年阿祿科爾沁歸化城土默特來歸七年四子部落吳喇忒翁牛特喀喇沁來歸八年嵩齊忒烏朱穆秦克西克騰毛明安來歸九年阿霸垓蘇尼特鄂爾多斯來歸崇德初阿霸哈納爾亦來歸莫不際會風雲攀龍附鳳執殳效命抜幟先登雖彭濮盧髳皋從周武亦蔑以

加於是焉故折衝禦侮之力名勒乎旂常分茅胙土之榮慶延於孫子迄今檢閱新編披尋舊迹仰見我

列聖提挈乾綱驅策羣力長駕遠馭之畧能使柳城松漠中外一家咸稽首而効心膂其炳然可傳者章章如是誠爲前史所未聞不但諸王公勳業爛然爲足炳耀丹青也

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

乾隆九年奉

勅撰凡甲族謂之大姓其次則謂之乙姓各詳其受氏之源並始居之地猶劉之標望於彭城韓之溯派於昌黎也或同姓而異居者則以其地識之如蘇完瓜爾佳氏葉赫瓜爾佳氏之類猶王之別太原瑯琊李之判隴西趙郡也或雖同姓而異旗者則遞類附見之猶裴之有東西阮之有南北也其

賜姓者仍列於本族惟詳其蒙

賜之由以昭光寵而不淆其昭穆蒙古高麗尼堪臺尼堪撫順尼堪久隸八旗者亦追溯從來附著於末

每一姓中取其勳勞茂著者冠冕於首各系小傳以示旌異其子孫世系官爵以次綴書如元和姓纂之例考古者族姓掌於官至春秋之末智果別族為輔氏猶聞於太史秦漢以來古制不存家牒乃作劉歆七畧稱案揚子雲家牒以甘露二年生是也案語見李善文選注私記之書亦作世本是也六代及唐雖以門地相高而附會攀援動輒踈舛白居易一朝名士自叙世系乃以楚白公勝秦白乙丙一脉相承他可槩見矣洎乎兩宋譜學遂絶非世家

舊姓罕能確述其宗派者豈非不掌於官各以臆
說之故歟惟我
國家法度修明自
開創之初從龍部屬皆什伍相保聚族而居有古比閭族
黨之遺意故其民數可考而生卒必聞於官子孫
必登於籍故其族系亦最明披讀是編古太史之
成規猶可概見八旗之枝幹相維臂指相屬亦可
概見
聖人制作同符三代類如此猗歟盛矣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十二卷

乾隆四十一年奉

勑撰明自萬歷以還朝綱日紊中原瓦解

景命潛移我

國家肇造丕基龍興東土

王師順動望若雲霓而當時守土諸臣各爲其主往往殞身碎首喋血危疆逮乎掃蕩妖氛

宅中定鼎乾坤再造陬澨咸歸而故老遺臣猶思以螳臂當車致煩齋斧載諸史冊一一可稽我

皇上幾餘覽古
軫恤遺忠
念其冒刄攖鋒雖屬不知天運而疾風勁草百折不移
要爲死不忘君無慚臣節用加
贈典以勵綱常
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於
廷俾各以原官
賜之新謚益
聖人之心大公至正視天下之善一也至於崇禎之季

銅馬縱横或百戰捐生或孤城效死雖將傾之厦一木難支而毅魄英魂自足千古自范景文等二十餘人已蒙

世祖章皇帝易名

賜祭炳燿丹青外其繫馬埋輪沉淵伏劍在甲申三月以前者並

命博徵載籍詳錄芳踪若夫壬午革除傳疑行遯致身一錄見聞雖有異詞抗節諸臣生死要爲定據亦詳爲

甄錄追慰忠魂大抵以欽定明史爲主而叅以官修大淸一統志各省通志諸書皆臚列姓名考證事迹勤爲一編凡立身始末卓然可傳而又取義成仁揹拄名教者各予專謚共三十三人若平生無大表見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彙爲通謚其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節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於微官末秩諸生韋布及山樵市

隱名姓無徵不能一一議謚者並祀於所在忠義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如楊維垣等失身閹黨一死僅足自贖者則不濫登焉書成

奏進

命以勝朝殉節諸臣錄爲名併

親製宸章弁諸簡首

宣付武英殿刊刻須行以垂示久遠臣等竊惟自古代嬗之際其致身故國者每多蒙以惡名故鄭樵謂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

諸葛誕毋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
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
含冤九原可見阿狥偏私卒沿其陋其闇即有追
加褒贈如唐太宗之於堯君素宋太祖之於韓通
亦不過偶及一二人而止誠自書契以來未有天
地爲心渾融彼我闡明風教培植彝倫不以異代
而岐視如我
皇上者 臣 等恭繹
詔旨仰見

權衡予奪袞鉞昭然不獨勁節孤忠咸邀
渥澤而明昭彰癉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義亦炳
若日星敬讀是編彌凜然於
皇極之彝訓矣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初周汝
登作聖學宗傳孫鍾元又作理學宗傳宗羲以其
書未粹且多所缺遺因搜采明一代講學諸人文
集語錄辨別宗派輯為此書凡河東學案二卷列

薛瑄以下十五人三原學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學案四卷列吳與弼以下十八人白沙學案二卷列陳獻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學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錄二人浙中相傳學案五卷列徐愛以下十八人江右相傳學案九卷列鄒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錄六人南中相傳學案三卷列黃省曾以下十一人楚中學案一卷列蔣信等二人北方相傳學案一卷列穆孔暉以下七人閩越相傳學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學案一卷列李材

一人泰州學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學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諸儒學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諸儒學案中七卷列羅欽順以下十八人諸儒學案下五卷列李中以下十八人東林學案四卷列顧憲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學案一卷列劉宗周一人而以師說一卷冠之所列自方孝孺以下十七八人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傳流為河東陸之傳流為姚江其餘或出或入總往來於二派之間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

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於薛之徒陽爲引重而陰致微詞於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夫二家之學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議論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黨立恩讐轇轕毀譽紛𦂳以還賢者不免宗羲此書猶勝國門戸之餘風非專爲講學設也然於諸儒源流分合之故叙述頗詳猶可考見其得失知明季黨禍所由來是亦千古之炯鑑矣卷端仇兆鰲序及賈潤所評皆持論得平不阿所好併錄存之以備考鏡焉

中州人物攷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旨已著錄是編載河南人物分爲七科一理學二經濟三忠節四淸直五方正六武功七隱逸而文士不與焉蓋意在黜華藻勵實行也所錄皆明人惟忠節之末附元蔡子英一人人各爲傳贊多者連數紙少或僅一行云無徵者則不詳不以詳畧爲褒貶也後一卷曰補遺曰續補不復以七科標目蓋不欲入之七科中故托詞於補續云爾然猶與七科一例雖布衣

以公稱最後有名無傳者三十四人則直書其名矣其贊恕於常人而責備於賢者頗為不苟惟張玉傳贊最為紕繆考玉以元樞密知院叛而歸明而奇逢以為善擇主是六臣奉璽歸梁皆善擇主也玉後輔佐燕王稱兵犯順歿於鐵鉉濟南之戰而奇逢以為得死所是李日月助李希烈隕身鋒鏑亦得死所也且蔡子英義不忘元間關出塞卒奉故主以終奇逢既列之忠節矣而又獎張玉之叛亂不自相矛盾乎至薛瑄本河津人李夢陽本

慶陽人牽合而歸之中州又其末節矣奇逢雖以
布衣終而當時實負重望湯斌至北面稱弟子其
所著作非他郡邑傳記無足輕重者比故存其書
而具論之俾讀是編者知其瑕瑜不相掩焉

東林列傳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鼎撰鼎字定九江陰人明萬歷間無錫顧憲
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與同志講學
其中聲氣蔓延趨附者幾遍天下互相標榜自立
門戶流品亦遂糅雜追魏忠賢亂政之初諸人力

與枝拄未始非謀國之忠而同類之中賢姦先混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於是黨禍大興一時誅斥殆盡籍其名頒示天下至崇禎初權閹既殛公論始明而餘孽尚存競思翻案議論益糾紛不定其間姦黠之徒見東林復盛競假借以張其鋒水火交爭彼此報復君子博虛名以釀實禍小人託公論以快私讐卒至國是日非迄明亡而後已是編所載一百八十餘人蓋即東林黨人榜及沈漼溫體仁等雷平蠅蚋諸錄所著名者也以節義炳著

者彙載於前餘亦分傳並列臚叙事跡頗詳其中
碩士端人固所不乏而依草附木者實繁有徒厥
後樹幟分朋干撓時政禍患卒中於國家足知
聚徒講學其流弊無所不至雖擬始諸人未必逆
料如此而推原禍本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
此書仿龔頤正元祐黨籍傳之例於諸人之姓名
履貫無不本末燦然俾讀者論世知人得以辨別
賢姦而深思其薰蕕雜厠之所以然前事不忘後
事之師其亦千古炯鑒矣

儒林宗派十六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是編紀孔子以下迄於明末諸儒授受源流各以時代爲次其上無師承後無弟子者别附著之自伊洛淵源錄出宋史遂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非惟文章之士記誦之才不得列之於儒即自漢以來傳先聖之遺經者亦幾幾乎不得列於儒講學者遞相標榜務自尊大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已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

此書所載斷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綱常凡漢後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其持論獨爲平允惟其附錄一門旁及老莊申韓之流未免矯枉過正又唐啖助之學傳之趙匡陸淳宋孫復之學傳於石介皆卓然自立一家宋代說經實濫觴於二子乃列之散儒之中不入宗派亦有所未安至於朱陸二派在元則金谿分承在明則薛王興尚四百年中出此入彼淵源有自脈絡不誣亦未可以朝代不同不爲明其宗

系如斯之類雖皆未免少疎然較之學統學案諸書則可謂湔除錮習無畛域之見矣世所傳本僅十二卷此本出自歷城周氏較多四卷葢其末年完備之定本云

明儒言行錄十卷續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佳撰佳字昭嗣號復齋仁和人康熙戊戌進士官發化縣知縣是編仿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之例編次有明一代儒者各徵引諸書述其行事亦間摘其語錄附之所列始於葉儀迄於金鉉凡

七十五人附見者七十四人續錄所列始於宋濂迄於黃淳耀凡五十九人附見者九人佳之學出於湯斌然斌參酌於朱陸之間佳則一宗朱子故是編大旨以薛瑄爲明儒之宗於陳獻章則頗致不滿雖收王守仁於正集而守仁弟子則刪汰甚嚴王畿王艮咸不預焉持論頗爲淳謹初黃宗羲作明儒學案採摭最詳顧其學出於姚江雖於河津一派不敢昌言排擊而於王門末流諸人流於猖狂恣肆者亦頗爲回護門戶之見未免尚存佳

撰此錄蓋陰以補救其偏鄞縣萬斯大宗羲之弟子也平生篤信師說而爲佳作是錄序亦但微以過嚴爲說而不能攻擊其失蓋亦心許之也學者以兩家之書互相參證庶乎有明一代之學派可以得其平允矣正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

史傳三編五十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凡名儒傳八卷名臣傳三十五卷又續傳五卷循吏傳

八卷成於雍正戊申時明史尚未成書故所錄至
元而止明以來傳名儒者大抵宗宋而祧漢唐而
宋又斷自濂洛以下載所爲傳上起田何伏生申
公諸人不沒其傳經之功中及董仲舒韓愈諸人
不沒其明道之力於宋則胡瑗孫復石介劉敞陳
襄雖軌轍稍殊亦並見甄錄絶不存門戶之見可
謂得聖賢之大公其以遷就利祿劉歆揚雄馬融以
祖尚元虛劉王弼何晏以假借經術劉匡衡王安
石亦特爲平允惟胡寅修怨於生母王柏披猖恣

肆至刪改孔子之聖經咸預斯列似爲少濫據王禔時之虛詞爲辭收作贊亦未免失之不考耳名臣傳所列凡一百八十八人去取頗爲矜愼續編所列又三十九人其凡例曰續編者何擇其次焉者也或卷帙編次已定附之於後焉耳然見爲稍亞而乙之與失於偶漏而補之其品第則有間矣混而無別亦稍疏也循吏傳所列凡一百二十一人雖體例謹嚴而頗未賅備如何易于之類表表在人耳目者多見刊削其去取之例亦未明言殆不

可解要其標舉典型以示效法所附論斷亦皆醇正固不失爲有裨世教之書矣前有軾及蔡世遠總序二篇又三編各有專序一篇益名儒傳爲李清植所纂名臣傳爲張江藍鼎元李鍾僑所纂循吏傳爲張福昶所纂世遠商榷之而軾則裁定之云

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清馥撰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孫以光地廕授兵部員外郎官至廣平府知府是

編本曰閩中師友淵源考故序文凡例尚稱舊名此本題理學淵源考蓋後來所改序作於草創之時成編以後復有增入也宋儒講學盛於二程其門人游楊呂謝號爲高足而楊時一派由羅從彥李侗而及朱子輾轉授受多在閩中故清馥所述斷自楊時而分別支流下迄明末凡某派傳幾人某人又分爲某派四五百年之中尋端竟委若昭穆譜牒秩然有序其中家學相承以及友而不師者亦皆並列以明其學所自來其例每人各爲小

傳傳末各註所據之書併以語錄文集有關論學之語摘錄於後考據頗爲詳核其例於敗名墮節貽玷門牆者則刪除不載間有純駁互見者則棄短錄長如廖剛傳中刪其初附和議一事胡寅傳中但敘不持生母服爲右正言章厦所劾而不詳載其由是則門戶之見猶未盡融白璧微瑕分別觀之可也

右傳記類總錄之屬三十六部八百八卷皆文淵閣著錄

彙合衆人之事爲一書亦傳類也其源出史
記之儒林游俠循吏貨殖刺客諸傳其别自
爲一書則成於劉向之列女傳冊府元龜有
總錄之目今取以名之

孫威敏征南錄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滕元發撰元發初名甫後以避高魯王諱以初
字元發爲名而更字曰達道東陽人舉進士歷官
龍圖閣學士謚章敏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本前有
結銜題承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軍州事滕

甫孫猶未改名時所作也其書乃記皇祐四年孫沔平儂智高事其時沔爲安撫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兵計議進破智高於歸仁舖沔留治後事及師還余靖勒銘長沙專美狄青朝廷亦以青爲樞密使賞賚甚厚沔止加秩一等甫以爲南征之事本出沔議其措置完備又能以身下狄青卒攘寇難因述爲此書以頌沔之績孫沔知杭州時嘗奇甫才授以治劇守邊方畧具有知己之分故力爲之表暴如此考宋史載征儂智高事亦於狄青

傳爲詳而沔傳頗畧然此書備見於宋史藝文志

陳振孫書錄解題當時皆不以爲誣殆必有說是

亦考史者所宜兼存矣

案削平寇亂之事宜入雜史然此書爲表孫

沔之功非記僞智高之變故入之傳記類中

驂鸞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人紹

興二十四年進士孝宗時累官權吏部尚書拜參

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謚文穆事

迹其宋史本傳此編乃乾道壬辰成大自中書舍人出知靜江府時紀途中所見其曰驂鸞者取韓愈詩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語也書末有云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考虞衡志作於自桂林移帥成都時其初至粵時未有也則此書殆亦追加刪潤而成者歟中間序次頗古雅其辨元結浯溪中興頌一條排黃庭堅等之刻論尤得詩人忠厚之旨其載仰山孚忠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尚存文稱保大元年又稱向得吳

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因疑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以此二物爲證然考之於史錢楊屢相攻擊互有勝負其勢殊不相下斷無臣事淮南之理而楊氏亦自有武義順義乾貞太和諸年號其吳越之保大正當順義四五年亦不應有一國兩元之事成大所見或出自後人僞造也吳任臣作十國春秋紀元表於此事不加辨證當由未檢此書歟

吳船錄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還取水程赴臨安因隨日記所閱歷作爲此書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己巳於古蹟形勝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證如釋繼業紀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貝多葉書路程爲他說部所未載頗足以廣異聞又載所見蜀中古畫如伏虎觀孫太古畫李氷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觀孫太古畫黃帝及三十二仙真長生觀孫太古畫龍虎及玩丹石亭唐畫雜漢一板皆可補黃休復益州名畫

記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詩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謂叙州有碑本乃作拈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據也

入蜀記六卷 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宋陸游撰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佃之孫宰之子初以蔭補登仕郎隆興初賜進士出身嘉泰初官至寶謨閣待制事蹟具宋史本傳游以乾道五年授夔州通判以次年閏六月十八日自山陰啟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州因述其道路所經以爲

是記游本工文故於山川風土敘述頗爲雅潔而於考訂古跡尤所留意如丹陽皇業寺即史所謂皇基寺避唐元宗諱而改李白詩所謂新豐酒者地在丹陽鎮江之間非長安之新豐甘露寺狠石多景樓皆非故蹟眞州迎鑾鎮乃徐溫改名非周世宗時所改梅堯臣題瓜步祠詩誤以魏太武帝爲曹操唐慧寺祭悟空禪師文石刻保大九年乃南唐元宗非後主庾亮樓當在武昌不應在江州白居易詩及張舜臣南遷志並相沿而誤歐陽修

詩江上孤峯蔽綠蘿句綠蘿乃溪名非泛指藤蘿宋玉宅在秭歸縣東舊有石刻因避太守家諱毀之皆足備輿圖之考證他如解杜甫詩長年三老字及攤錢字解蘇軾詩玉塔卧微瀾句解南方以七月六日作七夕之由辨李白集中姑孰十詠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書歌諸篇皆宋敏求所竄入亦足廣見聞其他搜尋金石引據詩文以叅證地理者尤不可殫數非他家行記徒流連風景記載瑣屑者比也

西使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劉郁撰郁眞定人是書記常德西使皇弟錫里庫軍中往返道途之所見王惲嘗載入玉堂雜記中此其別行之本也元史憲宗紀二年壬子秋遣錫喇征西域蘇丹諸國是歲錫喇薨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諸王錫里庫及烏蘭哈達帥師征西域法勒噶巴哈台等國八年戊午錫里庫討回回法勒噶平之擒其王遣使來獻捷攷世系表睿宗十一子次六曰錫里庫而諸王中別無錫喇郭侃傳侃

壬子從錫里庫西征與此記所云壬子歲皇弟錫喇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者相合然則錫喇卽錫里庫因元史爲明代所修故譯音訛舛一以爲錫喇一以爲錫里庫誤分二人而憲宗紀二年書錫喇甍三年重書錫里庫西征遂相承誤載也此記言常德西使在己未正月益錫里庫獻捷之明年所記雖但據見聞不能攷證古迹然亦時有異聞郭侃傳所載與此畧同惟譯語時有訛異耳我

皇上神武奮揚戡定西域崑崙月㟐盡入版圖計常德所經今皆在屯田列障之內棊巳

欽定西域圖志昭示億齡郁所記錄本不足道然據其所述亦足參稽道里考證古今之異同故仍錄而存之焉

保越錄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元順帝至正十九年明師攻紹興事是時明將爲胡大海禦之者張士誠將呂珍也凡攻三月卒不能下乃還是錄稱士誠兵曰我

軍稱珍曰公殆士誠未亡時紹興人所紀其中稱明為大軍及太祖高皇帝字則疑士誠亡後明人傳鈔所改耳紹興自是以後猶保守八年及至正二十六年始歸於明珍亦至是年湖州之敗乃降於徐達雖初事非主晚節不終而在紹興則不為無功矣大海攻紹興挫衂及其縱兵淫掠發宋陵墓諸惡蹟明史皆不載所錄張正蒙妻韓氏女池奴馮道二妻抗節事明史亦皆不書尤足補史傳之遺也

閩粵巡視紀略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杜臻撰臻字肇余秀水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康熙二十二年臺灣既平諸逆殄滅沿海人民皆安堵復業臻時為工部尚書奉

詔與內閣學士石柱往閩粵撫視畫定疆理以十一月啟程二十三年五月竣事因述其所經理大略為此書首沿海總圖次粵畧三卷次閩畧二卷次附紀臺灣澎湖合為一卷蓋臻巡歷由廣達閩故以為先後之序臺灣則未經親履其地第據咨訪所得

者錄之故附於編末也書中排日記載凡沿海形勢及營伍制度兵數多寡縷列甚詳於諸洋列戍控置事宜俱能得其要領其山水古跡及前人題詠間為考證亦可以資博覽蓋據所目見言之與摭拾輿記者固異也

松亭行記二卷通行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錄康熙辛酉二月癸酉

聖祖仁皇帝恭奉

太皇太后幸溫泉四月戊子
駕出喜峰口士奇皆扈從因記其來往所經謂喜峰口為古松亭關故以名書然松亭關在喜峰口外八十里士奇合而一之未詳考也所述灤河源流亦不明確至溫泉有硃砂礬石硫黃三種
聖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中言之甚明士奇日侍
禁闥典文翰之職不應不睹乃仍襲宋唐庚揣測之說殆不可解以其敘述山川風景足資考證而附載詩文亦皆可觀故所著塞北小抄別存其目而此

編則仍錄之焉

扈從西巡日錄一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康熙癸亥

聖祖仁皇帝巡幸山西

駐蹕五臺山士奇時以侍講供奉

內廷扈從往來因記途中所聞見始于二月十二日

甲申迄于三月初七日戊申凡山川古跡人物風

土皆具考源流頗爲詳核而

鑾輿時巡太平盛典亦一一具載伏而讀之猶仰見

聖化咸熙豫游和樂之象洵足以傳示來茲卷末載詩二十四首皆其途中所作彙附於後者也士奇筆札本工又遭際

聖朝禎騶法從因得以筆之簡牘流布至今亦可謂遭逢之至幸而文士之至榮矣

右傳記類雜錄之屬九部二十一卷皆文淵閣著錄